

◆宝庆人物

法学家之外的刘仁文(下)

陈静

转眼之间,三年过去了。2018年7月6日,我们终于有了一个长长的会见。

这天上午10时,我与家乡诸位亲戚及在京友人到八宝山参加陈早春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仪式之后,仁文先生组织部分亲友为早春先生召开一个小型追思会,也是代早春先生家人招待一下大家。随后,他专门邀我到附近的时差咖啡厅茶叙。他从车的后备箱里给我提出早准备好的两袋子书,都是他的著作,一一签名送给我。在平时的微信交流中,我知道他的时间排得很紧,繁忙的教学科研加上国内外各种会议、活动等一系的事情铺天盖地。他能抽出这么长的时间与我见面,实在让我感动。我曾在日记中写道:“知仁文先生忙得团团转,晚上一两点休息是常事……这激励我要像他一样勤奋。他是大学者,社会地位这么高,还这样努力。而我正学习写作,要改变自己的闲散心态与懒惰状态。”

咖啡厅外阳光明亮。我们面对面坐在厅中的大窗边,仁文先生谈家乡往事,谈对老师的思念。他说在建华中学读初中时,一位县城来的年轻女老师上课讲普通话,一些顽皮的同学就取笑老师,说她“咬竹脑壳”,结果把老师气哭了。下课时,老师说:“我今天讲普通话被你们气哭了,将来你们讲不好普通话也会有哭的时候。”仁文先生说老师这话对极了,人生奋斗无止境,说不好普通话,讲课、上电视困难重重,咱们隆回的老一辈欧阳涛老师甚至陈早春老师,都吃

过这方面的亏。他说一定要从小学好、练好普通话,还有英语,也要大声朗诵,否则一旦走出大山,挑战就会迎面而来。大学期间,他的普通话不知令自己苦恼了多少次,苦心人天不负,最后竟能在学校辩论赛上获得最佳辩手的称号。如今,虽然他能上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接受专访,并在国际会议上用英文发表演说,但他还天天不忘学英语,洗漱、早餐时听英语,开车、坐车时也听,总之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明白了,难怪仁文先生硕果累累,成为了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原来是有这样一种勤奋与毅力。有了这样的勤奋与毅力,怎能不日有所获、集腋成裘呢?

我早就读过仁文先生的《法律应与诗书通》,这是发表于2015年3月13日《检察日报》的特邀文章。从中,我知道了他每年都在该报的“每月名家”专栏发表散文作品,且坚持了十余年。早些年仁文先生多写些海外游记,近些年侧重哲理思考之类。收获还真不少,所发表的文章被《读者》《作家文摘》等多处转载,并被收入名家哲理美文、年度最佳杂文、中学生课外读物等著作。他在商务印书馆集出版的散文集《远游与慎思》曾被评为该馆2016年春季十大好书,2020年又推出了增订版。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全国检察系统文学笔会上,组织者安排仁文先生与著名作家莫言先生给参会代表谈创作体会。原本让莫言先生先讲,但他说他去年已经讲过了,再讲也讲不出多少新

意,还是请刘老师先来。推卸不过,仁文先生只好把自己在写专栏文章时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报告给大家,没想到得到莫言先生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他在接下来的发言中数次引用了仁文先生的观点。

坐在咖啡厅,我把所知道的这次笔会上的事提了出来。仁文先生听了,说那是莫言先生的谦虚与美意。接着,他又进一步对“法律应与诗书通”的主张作了展开,听得我连连点头称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仁文先生说他在从事法学研究的工作中,每年都要尽可能从法律条文和案例中抬起头来,思考一些人文问题,他认为这不光是修身养性的需要,对研究法律与法学也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他希望大家继续在提高对人生的感悟能力和精神境界上下功夫,一直坚持下去,写出更多更好的法学作品和文学作品来。他还深情地说,故乡给了他灵感和寄托,乡愁是他写作和思考的一个重要资源,不光文学,还有法学。

面对这位从家乡大山中走出的著名法学家和优秀作家,我深受感染,除了敬佩,还有他那自然而然流露出的谦逊与低调。

时间过得太快,我们要告别了。走出时差咖啡厅,他一路相送,直到地铁入口,虽依依不舍,也只好互道珍重。此时,与仁文先生畅谈后带来的那种如沐春风如饮甘露之感,充盈着我的内心,久久难以忘怀……

(陈静,隆回县作家协会主席)

◆六岭杂谈

卖茶豆腐

周志辉

我12岁开始,就挑着担子,走村入户卖茶豆腐。第一次卖,脸皮薄,怕丑,不敢喊。碰到熟人,就低着头、侧着身,像犯罪一样,挑着箩筐怯怯地远远躲开。

走到一处院子里,我把茶豆腐担子放到禾场坪中间,紧张地四处张望,希望有人来买。见没有人来,我麻起胆子,把担子慢慢地挪到人家屋门口,坐着,等生意开张。两个院子走下来,茶豆腐还原封不动,没有卖出一个,时间又用了不少。没办法,挑到下一个院子时,我放下扁担,鼓起勇气,干咳几声,开始吆喝起来。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眼睛不敢看别人,脚抖个不停。

“你这个卖茶豆腐的师傅,像个哑巴一样,不开口喊。就是喊起那一声,也是在喉咙眼里,别人听得到?你这么做,谁知道你是做什么的,茶豆腐怎么卖得掉?”几个老人围了过来,爱怜地摸着我的头,开导着,并帮忙大声吆喝,喊人来买。人来买了,第二个问题,也接着来了。

来人问我多少钱一斤。我犹豫良久,报了个父亲给我定的最低价。他说高了,还了个价。围观的人也帮着搭腔,说价格贵了,便宜一点,大伙每人买一些。我第一次卖东西,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人完全懵了,满脸通红,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一位长者见状,出来打圆场。说我还小,要在场人别为难我了。我报的价,肯定是父母讲的。卖低了,回去交不了差。人家还是小孩,就出来卖东西,不容易。他看到我还没有开张,捡起茶豆腐就往秤盘里放。要每人多少都买一点,好让我早点卖完回家。

万事开头难,总算开秤了。

卖茶豆腐的几年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刚开始卖不久,有人说我的秤不准,要校秤。在这方面,我有信心。钉秤时,秤匠师傅主动说要把秤钉“嫩”一点点,每秤少几钱。人家看不出,也是一笔收入。我家坚决不同意,要求把秤钉“老”一点,每斤多五钱左右。以免较起真来,秤被人踩了。做生意,被踩秤,那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随着生意的日益兴隆,有人来“砸场子”了。说我的秤不对,买一斤茶豆腐,用他的秤一称,只有九两一钱,要校秤,并声称要踩了我的黑心秤,不再坑人。这方面,我不怕。每次给人家称茶豆腐时,我都会按照家传,把秤往外移半个星子的距离,秤尾翘到买家的眼睛上去。见要校秤,看热闹的人,一下子就围了过来。我把来人的茶豆腐放到秤盘里,称给大家看。秤杆高高翘起,还有一斤一两。

这里,要补充一个细节。我家卖茶豆腐,都是买家选好,先放到秤盘里称了重量,然后才拿棕树叶子或稻草串起来。这样卖出去的茶豆腐,无论怎么称,都会比买的实际重量重。

来人将茶豆腐挂到自己的秤钩上,称了下,秤平平的,九两一钱。这一下,围观的人起哄了,愤愤然,什么难听的话都讲了出来。这么小,就学会扣秤了。长大了,何得了。高声嚷着,马上就要踩了我的秤。

“踩秤可以!”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站直腰,大声说,“我们两个,一个秤多,一个秤少,已经争不清了。请你们另外找条秤来,如果它称了还是我的秤有问题,我自己踩了它,吃了!”

“你讲得有点道理。”人群静了一下,又骚动起来。大家纷纷喊一位叫陆娘的老人,叫她回家拿秤来校。说她家的秤很准,放得心。

陆娘来了,屁股后面跟着陆爷,提着秤。弄清缘由后,陆爷拿过我们两人的秤,仔细端详了一番,提了几下,劝那人还是不要称了,算了。那人坚决不肯,要见个高低。

陆爷摇摇头,拿起那串茶豆腐挂到秤上。水平地称着,转给围观的人看:一斤一两三钱!人群再一次炸开了锅。陆爷见来人不服,和颜悦色地说,你家的秤大多少,大家心里都有数。这次你又秤不配砣,拿大砣来称,怎么称得准呢。

经此一“劫”,我家的茶豆腐生意,越做越红火。

(周志辉,任职于邵东市堡面前乡人民政府)

余晖

刘玉松 摄



◆岁月回眸

故乡的古井

童中涵

我的老家在湘中一个叫茶水坑的古村落,这个地名的来源,源自一口古井。这口井喂养了我们祖祖辈辈,也孕育了茶水坑人上善若水的秉性。

早前返乡避暑,一见到那口清澈见底的古井,我便快步向前,双膝跪地,双手撑住井边,与清凉的井水来个“深情一吻”。灌满一肚子井水,祛除舟车劳顿的疲乏,闲坐在井边的青石板上,望着这一汪碧水……

思绪飘忽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年迈的爷爷来到井边打水。只见他将水桶一晃,在水面上画出一道优美的波纹,赶走闲游的鱼虾。而后爷爷提起满满一桶水,颤颤巍巍地踏着石板路,往家走去。虽只有十几级石梯,却因手抖得实在过于厉害,往往到家时,水只余下小半桶。但乐观的他仍会向奶奶邀功,乐呵道:“这样锻炼下去,以后这打水的活我包了。”

爷爷的晚年略显凄凉,一直与病魔做斗争。但他始终乐观如初,这源自于他年轻时要强的个性。得病前,爷爷是个身材高大的山里壮汉,奶奶常说他挑上两百斤的担子,仍能健步如飞。家中祖屋两米多高的柱子,便是他独自一人从深山扛回。

爷爷对公家事特别热心。古井原是一个水坑,爷爷带着村里人从山谷中抬回巨石,再刻成门板一样的青石板,将水坑修整成了四口井,并按照使用功能分为饮水、洗菜、洗衣、去污四个区域。为保障大家的饮水健康,每隔数月爷爷又会召集大家,淘尽井底泥沙,并撒上石灰杀菌。爷爷的热心肠不仅仅体现在带头修井上,很多时候他显得很爱操心。要是邻里吵架了,他都会去说几句公道话,劝大家化干戈为玉帛。要是院落的人在外受委屈了,他更会带着族人前往据理力争,替乡亲讨回面子。

那是一个寻常的傍晚,爷爷从田间劳作归来,大老远就听到有人在争吵。热心的爷爷生怕出事,连忙大步向前,一问究竟。原来是十来个汉子在集体林场偷树,被乡亲们挡住去路。对方

为头的是一个恶名在外的村霸,不仅不肯放下木材,还举着柴刀叫嚣:“我砍公家的树,关你们鸟事,谁再敢挡道,我就砍死谁。”手无寸铁的爷爷毫不畏惧,他张开坚实的臂膀,斩钉截铁地说道:“谁要想在茶水坑偷树,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村霸见爷爷目光如炬,被震慑住,迟迟不敢动手。正在双方僵持之际,一阴险小人悄悄绕到爷爷身后,一闷棍直击其后脑勺。壮实如山的爷爷轰然倒地,偷树汉子们趁机逃窜。

因脑垂体受到重击,爷爷从此一蹶不振,后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一身健硕的肌肉日渐萎缩,手脚常常不自主地颤抖,最后连筷子也拿不稳了。到我上初中时,爷爷已病得连翻身都需要人帮忙。少不更事的我曾问爷爷:“爷爷,要是时间倒退,你还回去打抱不平吗?”爷爷苦涩地笑道:“这就跟年轻时一看到井里有沙子一样,我还是会去淘井,这有什么好反悔的。”

爷爷走了已有十余载,可他说这句话时那坚毅的眼神,犹如就在昨日,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正当我思绪飘远于天际间,一只飞鸟落在井边,它飘逸灵动的身影将我拉回现实。举目一望,井边的功德碑上,当首赫然刻着父亲的名字,那是他在前几年为修缮古井的捐款记录。

近年来,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古井也如一个垂暮的老人,存在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用价值。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水井由于年久失修,四处漏水,井底更是积满了淤泥。昔日碧波荡漾的古井,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稍有雨水就变得浑浊不堪。每每返乡,见此情景,父亲都会黯然神伤。

犹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我和父亲在家中喝茶闲聊,二叔的一个电话,让他高兴了许久。原

来二叔告诉他,大家倡议要重修古井,问他捐多少钱。我仍记得父亲的原话:“让大家先捐,反正我来兜底,一定要把井修好。”

数月后,再次返乡,看到修缮一新的水井,父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看到村里人在古井旁立了功德碑,还把他的名字写在首位,他又有点惭愧。他说自己没回来出一天义工,只是出了点钱,本不该出这个风头。可木已成舟,他也只好接受,只是反复叮嘱二叔,以后实在要立功功德碑,一定不要把他的名字写在前面。

父亲的性格和爷爷有太多相似之处,为了家乡他甘愿奉献,不求留名。当村秘书时,他带着乡亲们,用锄头在陡峭的山坡上挖出一条马路。前两年,他又和二叔牵头四处筹资,修好了院落里的公路。由于资金有限,路面一直没硬化,这是他的一块心病。过世前不久,还在跟我念叨,听说龙山锑矿的矿渣便宜,想找人拉上几车,铺到土路上,这样乡亲们出门也不用走泥巴路了。可谁能想到,他还没来得及完成这个心愿,就被病魔击倒,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去世的一个多月前,父亲清明回乡祭祖。村里召集乡贤为寒门学子募捐善款。虽我家是单职工家庭,平日里也没什么很多积蓄,父亲却豪气了一把,再次成为爱心榜第一名,捐款了13000元。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我和二叔也合捐了3000元。

那晚,我梦见了父亲,他带着我在门口古井冲凉。我俩提着水桶痛快冲洗,酣畅淋漓间还有说有笑。一桶桶冰凉的井水冲刷而下,不仅洗净了凡世的满身尘土,也冲淡了内心深处的哀伤。

(童中涵,任职于新邵县小塘镇人民政府)